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U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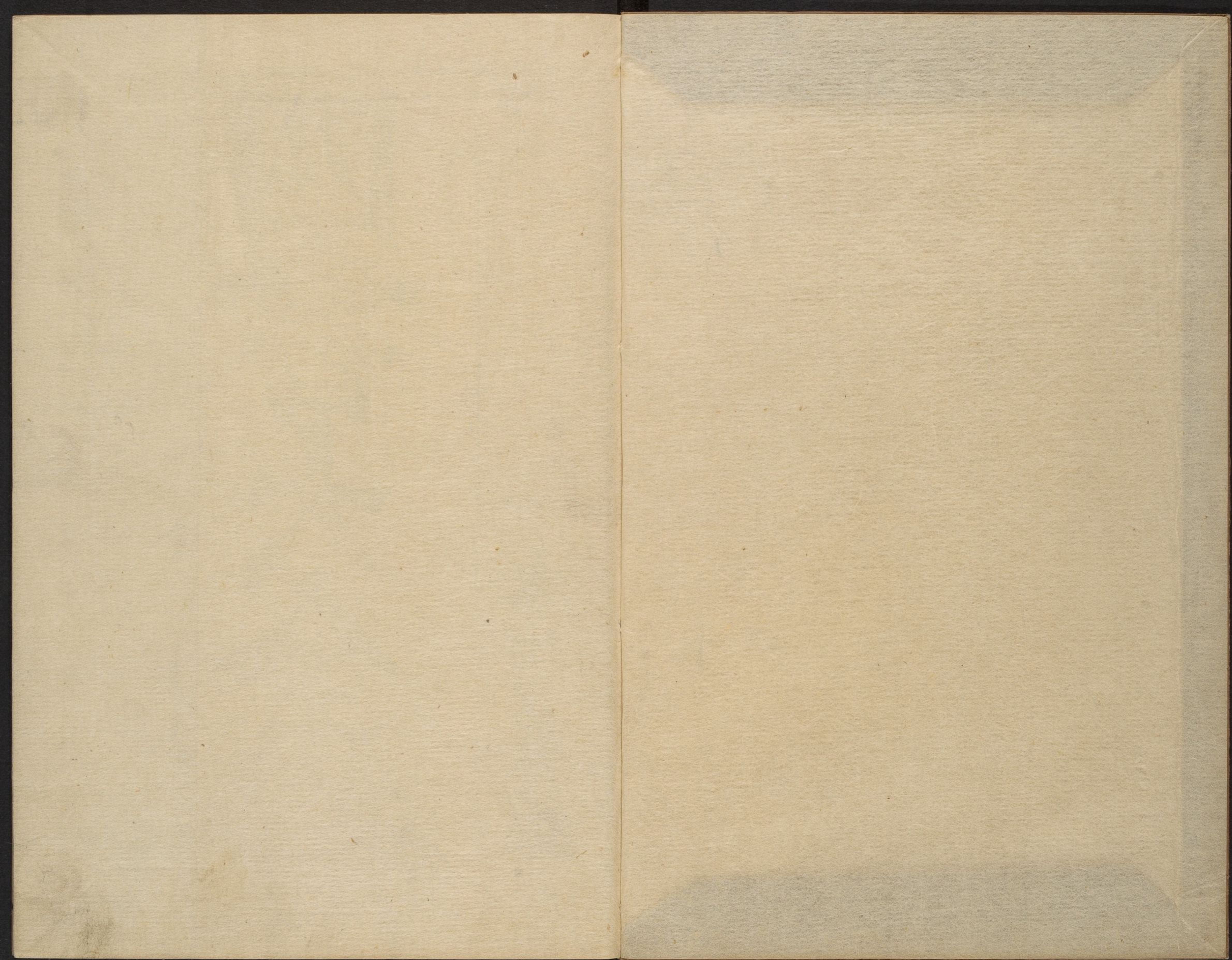
T855/132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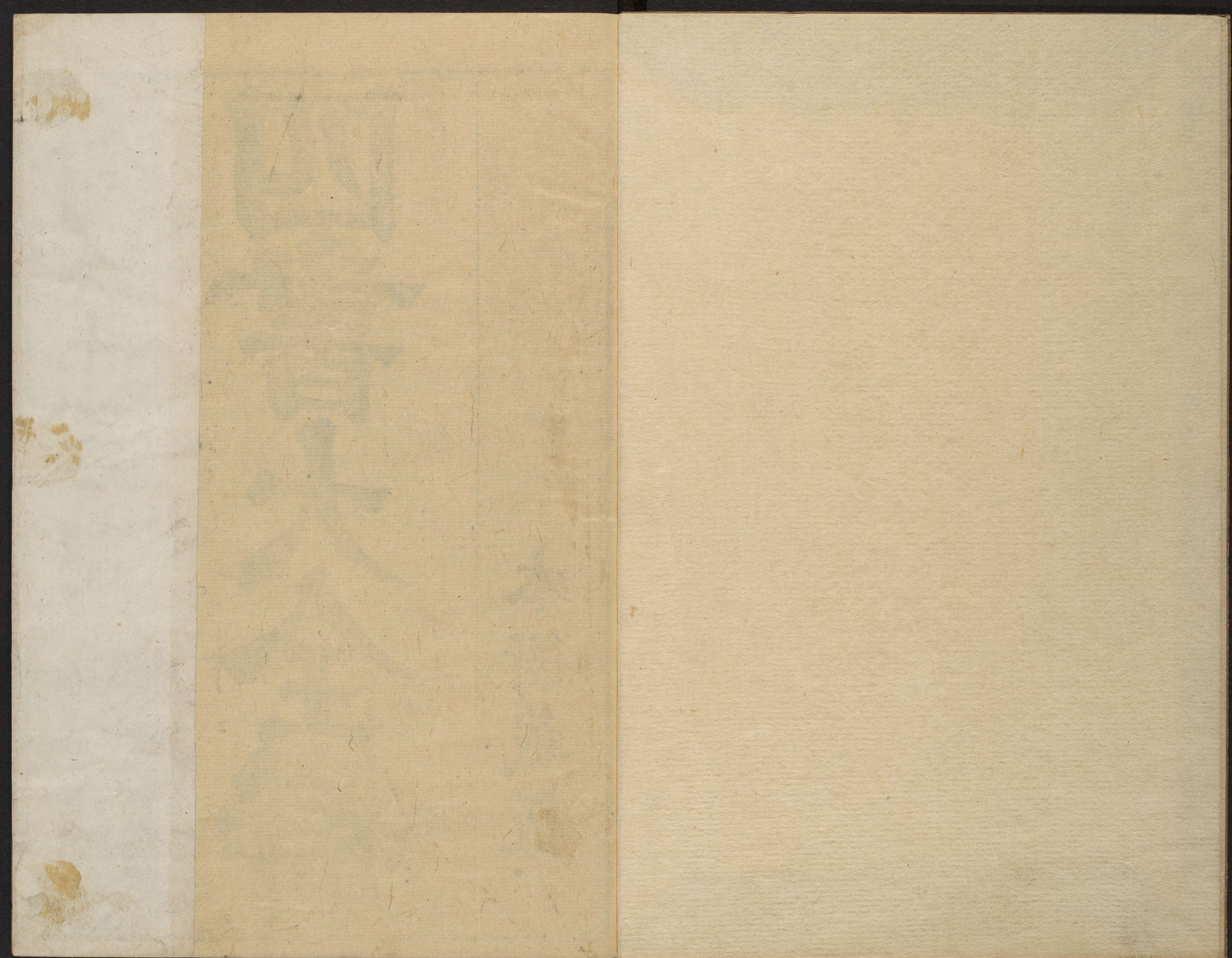
四書大全辨

序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張爾公先生增刪



# 四書大全辯序

本衙藏板



## 四書大全辯序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麻谷藏書

送讀芭山張子謨

著頗富獨四書大

全辯識者稱有功

四書大全卷之二  
經傳予未獲卒業  
心躉之乃者奉

簡書衡是邦鯁鯁黜  
異敦雅思繩束多

士俾翕然歸于正  
因念四書之有大  
全網羅非不極備  
然自永樂以後諸

四書大全卷之三  
儒之說有與經傳  
相發明者尚軼弗  
載又學者沿襲日  
久罕能折衷嘗棄

經任傳錮于曲學

而不自悟如是而

欲熄邪淫倡風教

不誠難哉大全辯

四書大全卷之四  
屢鉞未就今年春  
亟馳書迓張子詰  
白門矢鏤版傳世  
而張子迺慨然笑

書以來相見鳩茲  
出其書示予予意  
張子之學之識得  
諸濂洛關閩爲多

四書大全卷一  
其爲人尤剛重潔  
直恥隨時好益歎  
先是四方同人推  
稱張子之匪阿也

予告張子曰芭山  
居恒以辯特聞志  
勤守待大全辯盍  
遙公承學斯道庶



四書大全卷之六  
有賴乎張子瞿然  
曰屏居芭山十餘  
年游更患難偕家  
仲季釐定大全不

稍懈私謂大全發  
明程朱至矣學者  
宜研究經義言期  
可行行期有濟不

四書大全卷一  
當槩取小註詁集  
註者而從之信古  
莫如孔孟稱引詩  
書去取類各自爲

說朱子恪尊二程  
易本義不盡襲程  
傳合道則從不合  
道則棄古聖賢皆

然某獨好辯乎哉  
夫士不聞道雖古  
聖賢不易之論猶  
有疑而弗信者溫

公嘗著疑孟李盱  
江終身不讀孟呂  
伯恭以語孟爲虛  
陸象山以有子言

四書大全辨  
孝弟爲支離况宋  
大儒同時朱呂陸  
三家講業著書閒  
抵牾互譏以意見

角勝負然其裨益  
承學者至今傳今  
日之爲辯疑其所  
可疑信其所可信

四書大全卷五  
罔敢恣騁意見傳  
會往說蓋將據史  
以翼傳考傳以明  
經求合乎道而止

書之傳不傳未可  
知庶幾少有發明  
云爾孰謂辯可少  
哉予聞張子言豁

然有當於心因受  
其書卒業焉則凡  
後儒之說未見大  
全初本者悉已摺

撫無遺又爲之楚  
冗析疑無絲毫差  
謬推其言以適于  
用足以明道飾治

四書大全  
始信大全全舊詰之  
不無罅漏迨今日  
而始成其爲完書  
也予旣樂觀厥成

徧布學官復次其  
略告天下行見江  
以南多士咸知絀  
異說而厲風教後

世好學深思者綜  
經史傳註參互折  
衷將必有其信其  
辯之合道者矣雖

然張子猶以爲未  
至冀異時庚爲釐  
定嗟乎世稱張子  
有功經傳宜哉



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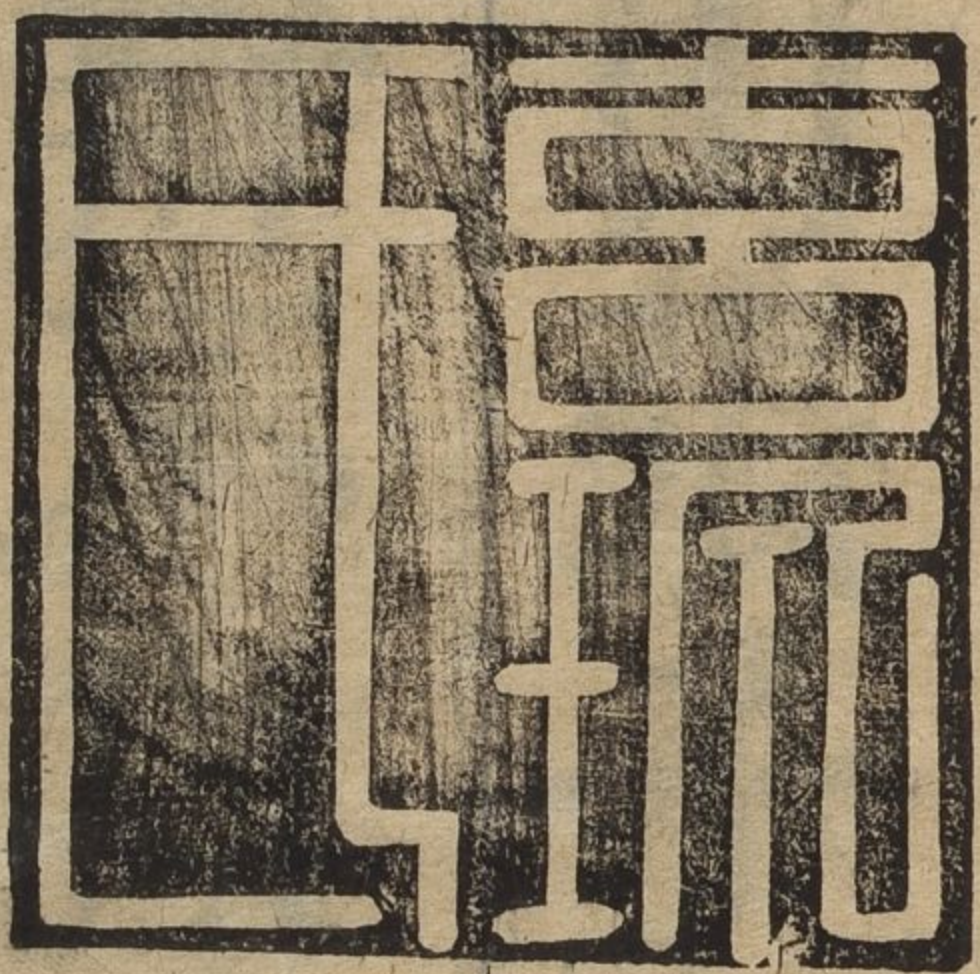
順治辛卯仲冬月既

望

欽差提督江南等處

學政監察御史李

嵩陽序



李序畢  
重鋟四書大全全辯跋  
重鋟四書大全全辯跋  
重鋟四書大全全辯跋  
重鋟四書大全全辯跋

重鋟四書大全全辯跋

學憲李公辛卯春

重鋟芭山張子四

書大全全辯不以余

四書大全類  
黯陋俾董厥事余  
由是獲詳大全辯  
本末竊歎芑山有  
裨經傳而李公倡

明正學之功鉅也  
四書大全版行非  
一日學者莫不誦  
習獨其間衆說林

四書大全  
立浩衍無涯不悉  
其義輒棄置忘涉  
覽者有之今芭山  
蒐采旣博釐正不

阿考其義例輯古  
本石經及古詁溯  
所自也刪正總論  
舉大指也辯略去

四書大全卷一  
取先儒慎折衷也  
它參互永樂以來  
諸儒各附小註閒  
撫史事與經傳相

發使業四子者期  
適用而不徒爲曲  
說空言所蔽明理  
學裕經濟也以視

四書大全卷五  
或疑之讀未卒而  
大舍舊本或知之  
尋棄之者庶幾賴  
芭山之辯瞭然捨

荆棘而履坦涂處  
弄室而覩庭燎其  
相去奚啻廷楹哉  
余每念典籍散逸

四書大全卷一  
學徒無所考信歷  
代以來率表章恐  
後漢興嘗命劉向  
等校讐遺書悉充

祕府唐貞觀詔顏  
師古孔穎達刪取  
衆家撰定正義宋  
咸平中又命邢昺

四書大全卷一  
刊定傳疏鋟送胄  
監迄今稱曠舉焉  
今天子治化方隆興  
學是亟而李公迺

能重梓大全頒布  
學宮大全辯迺能  
合正義傳疏析衆  
家之是否集儒先



四書大全卷八  
之大成豈不猗與  
盛哉然則謂芑山  
有裨經傳李公倡  
明正學之功甚鉅

識者當不疑余誣  
也余忝屬吏用拮  
据剖劂不數月訖  
工因拜手綴蕪辭

四書大全卷九  
於簡末旣以志盛  
且爲人心世道慶  
也學者尚服膺是  
書毋忽哉

峇

順治辛卯仲冬月旣  
望中州楊毓蘭謹  
題

重鈺四書大全辯紀略

四書大全垂三百餘年

迺有辯者復有參互

正重鈺以廣其傳者事

誠盛二三子親列門牆

之未樂觀厥成不可以  
無述憶先是芑山先生  
偕其仲季居里門講學  
明道洞經傳堦墜上下  
今曩首刪定四書大全

嚴去取黜傳會整比既  
訖篋以遊四方遠近承  
學膺服無閒言己卯合  
詞請國子先生咨部頒  
行壬午江右御史臺特

四書大全卷三  
題布學官尋奉敕刪釐  
進御一版於金陵一版  
於潭陽幾成復毀識者  
惜之芑山先生之於是  
書出入必借瀕死不棄

可謂艱且劬矣庚寅江  
右直指趙臥齋先生聞  
大全辯副在名山鳩十  
三郡屬醲金壽黎業經  
始未卒事今年夏吾師

四書大全全辨  
李弦佩先生名教已任  
孳孳表章經傳端書馳  
幣詣袁山敦迫芭山來  
石城出嚮所刪訂大全  
捐資重新以嘉惠天下

萬世之習四子者先儒  
稱孟氏功不在禹下今  
於吾師李先生見之豈  
偶然哉夫二三子被服  
先生教澤非朝夕先生

四書大全卷之五  
門八紀略五  
自受

敕乘鐸以來靖其作人更  
僕莫旣而其最著者嚴  
杜竿牘甄拔雋異月課  
有餼周急靡懷凡可以

砥柱頽瀾干城風化者  
類單心竭誠恐後它誘  
掖多士匪怒伊教猶賢  
父兄之視子弟多士莫  
不畏且愛然先生尤慮

四書大全辨  
傳註凌雜聖學寢蠹圖  
所以振興之一日覽芑  
山先生四書大全辯正  
告多士曰是編也不阿  
傳而能明經非公諸來

四書大全辨  
許不可益自芑山有辯  
而後永樂中儒臣之得  
失具見後先諸名碩之  
議論備載學者乃得溯  
程朱以求合於孔孟多



四書大全卷之七  
士庸可忽哉多士唯唯  
未幾大全辯劄告成  
先生復進二三子而申  
之曰

聖天子聰明神武躬攬萬

幾中外延頸企治士應  
制科者藉非經術經世  
罔以行所學稱

上任使今大全辯非章句  
訓故比六經諸史穿穴

四書大全卷八  
淹貫鑿鑿可見諸行苟  
能反覆討究推類盡變  
於以黼黻盛治匡贊王  
猷詎云小補在多士勉  
旃而已一時人士率加

額以爲辯大全者有芭  
山先生表章大全辯永  
世勿替者有吾師李先  
生相得益章守待攸賴  
可不謂一代希邁哉昔

四書大全卷之九  
至順元年加封先聖考  
妣謝端所撰制詞至今  
傳唐皮襲美請立孟子  
科學者咸稱說弗置况  
乎羽翼孔孟曾思之道

昭闡奧義扶進絕學使  
折衷至當有明體適用  
之效無叛經侮聖之憂  
如吾師李先生重鉞是  
書乎哉然則異日者良

四書大全辨  
史氏執筆大書曰某歲  
四書大全辨成其不觀  
感興起讀書而求報國  
者蓋鮮矣不述懼後無  
傳故不辭黯陋與二三

子紀於簡末如此嗚呼  
盛哉

順治八年季秋之望

葉友栢

門人

汪宥薦等拜手謹述

御製四書大全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

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

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

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

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

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

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

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孳孳圖治恆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旣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焉可得乎朕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

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閒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鈔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繇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爲序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聖諭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 諭胡廣楊榮金幼孜

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  
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  
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  
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二書  
務極精備庶垂後世

永樂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四書大全卷一  
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諭  
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具  
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  
於學者苦得書籍難今學者得此書不勉力  
研討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  
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

聖諭畢

進書原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  
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  
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  
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  
九卷裝潢成帙進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

四書大全卷之二  
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  
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  
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  
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  
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  
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  
之法周公承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  
精一執中之傳九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

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蠶起燔烈秦  
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  
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黃緣故習鮮  
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  
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  
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  
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  
道著悉掃蕪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  
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

四書大全卷一  
能會其說於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 天  
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  
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  
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  
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  
知繼承大統紹述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  
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  
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  
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

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  
曠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  
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  
涵天晴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  
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  
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  
作繼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  
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繇於正路而學不  
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

四書大全辨  
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  
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  
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  
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  
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  
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  
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麤知章句大學賢關  
渾未造其闢奧員冠句屨固慚列於章縫幸  
逢熙洽之時謬忝較劇之任每受成於指教  
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  
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  
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平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  
進以 聞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翰林院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等  
謹上表

四書大全舊本凡例

-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

...

...

...

...

...

...

明初纂修姓氏

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吳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雷季安



請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臣某爲致治首明理學黜邪先正人心懇乞

敕訂四書大全闡釋聖經光昭

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荷

成祖特命纂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譌彼纂此刪與原本頓異後學文辭失真義理寢晦悖孔子孟而崇佛老棄忠孝而尚權姦甚乖纂修初意此世道人心

四書大全辨  
之患非獨是書闕略而已臣少遵祖  
父庭訓偕臣弟自熙自勲講貫是書  
見坊本脫誤心甚痛之因歎諸儒臣  
承  
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大速各章小註  
不可不加釐正又永樂後名儒論議  
宜擇別增入或詰臣曰先儒說具在  
何增定爲臣謂

本朝洪武二十三年詔徵錢宰等正定

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  
集諸說足所未備書成

賜名書傳會選今臣增修大全蓋推本

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軒輊不至離經叛  
聖同罪可知尤幸四方博學洽聞之  
士覽臣義例不以臣言爲非具呈南  
京國子監咨部鈔行崇禎十四年江  
西學臣侯峒曾據兩直十三省公呈  
轉詳按臣徐養心請

四書大全卷之二  
旨重訂學臣行文袁州取臣四書大全  
辯寫本到道驗實進

御臣以前此未經具

題寫本先出互相傳抄妄有去取與臣  
初藁相背卽臣寫本塗乙義例雖明  
倫次未定故未齎送學臣然又恐臣  
馬齒日長天下多故不自卒業坐視  
刪纂紛紛亂後世學術臣學不終臣  
罪滋甚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

伏乞

特詔有司許加較定假臣編摩數月於  
國家無少勞費在是書粗有發明書成  
繕寫呈進恭請

皇上御製序文

賜名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庶學者知  
所取正義理日著經術徐興久安長  
治實基於此豈惟不負

二祖建學興教至意天下曉然知

四書大全卷一  
皇上明理學正人心雖時方孔棘不廢講  
求播諸中外書諸史冊尤足爲萬世  
聖子神孫法臣雖寡昧竭管窺萬一使坊  
本不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  
矣它如臣舊所論定程朱遺書語類  
古今理學辯似錄史辯大學衍義辯  
歷代名臣奏議辯古詩文辯宦寺賢  
姦錄先冢臣余懋衡古方略等書篇  
卷浩繁剗剗有待擬次第上進仰取

聖裁至時政得失利弊諸大臣所不能  
言不及言者臣居恒非無芻蕘議然身  
伏草野就大全言大全不敢越次而  
有條例也所擬重定四書大全序例  
一卷辯略十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  
卷謹隨本奉進以

聞臣某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

復請頒行四書大全辯第二疏

臣某為芻言可采

聖學宜明復懇

頒布四書大全以佐

儲講以裨

盛治事臣竊見坊刻大全譌謬日滋謂

宜釐正增定推廣

成祖纂修初意臣於本年某月日具疏恭錄

舊所撰序例辯略與友人論大全書

呈

進仰候

聖裁適閱邸抄見江西按臣徐養心據  
南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

題請鈇行臣重定四書大全辯隨奉既  
係倡明理學該部速覆之

旨識者舉手加額謂理學不振人文蔚  
興起衰濟溺端在今日不謂部覆延  
緩至今臣不勝惶懼雖然臣言非迂

謬無當也臣自少迄壯反覆是書多  
所發明即臣生平不附流俗不背經  
傳概見於此臣先是竊從諸儒臣聞  
文華殿額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  
大法因念

祖宗朝治天下之道莫不繇學大經大法莫  
著於四書獨士子割綴為文冀倖進  
取空習句讀罕裨實用臣甚惜之我  
皇上法

祖勤治講求帝王大經大法甚悉臣嘗伏讀  
明綸誠正功疎治平罔效等語仰見

皇上服膺聖經至意然則四書為治平綱  
要明甚士子宜覃力四書求所為治  
平之道明甚四書既治平所自出不  
可不釐正增修又明甚况今

儲講方新諸儒臣宜先明大經大法宜  
先求諸四書今大全舛譌者不思釐  
正闕漏者不亟增補理學不明實效

不著皆由是始非所以端治本光

祖制也臣又伏念當日纂修大全

太祖未暇而有待於

成祖今增定大全

成祖

列宗未暇而又有待於

皇上如謂是書不必增定則是

太祖所未暇舉

成祖不必創為纂修

成祖既可纂修

皇上豈難增定蓋法

祖翼聖世異道同未可以字句增修爲悖

祖爲叛經也况增訂讎正臣身任之既無築

舍道謀之嫌兼省開局辟屬之費事

苟合道不行何待臣前疏論列甚明

儻荷

曲垂省覽慨賜施行將大全一書如日

再旦

皇上闡繹聖經光昭前緒豈惟學校攸賴

所禱助

儲講且億萬世無疆矣伏惟

聖明財擇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皇于上... 臣某為遵

回奏頒行四書五經大全辯疏

臣某為遵

旨頒行書籍謬陳管見仰候

聖裁事臣舊增定四書大全辯崇禎十

六年具疏恭請

先帝御序鐫布學校疏成未

上前任按臣徐養心特疏

題請頒行既奉

先帝倡明理學該部速覆之

書大全辨疏  
昔前任學臣侯峒曾移文袁州酌議動  
支本縣官銀授梓臣念四方多故公  
帑告匱不忍刻書擾民事寢不行十  
六年十二月寇陷袁州臣一門罹禍  
獨慘先人見背仲弟淪謝臣出入兵  
燹中身被重創僅存喘息東西奔播  
十七年正月臣扶老母挈季弟流寓  
廣信興安縣旅魂少定方卒業是書  
未幾驚聞

國變日夕崩慟不遑輯次十七年十月  
內臣閱邸抄見按臣周燦據江西府  
屬舉貢監生連名公呈續

題前事奉

旨四書五經大全辯每鈔十部

進覽欽此欽遵臣亟圖鏤版裝潢呈  
進竊疑者按臣前後疏具在皆專言四  
書大全五經尚有待

明旨驟及五經果五經四書一時併鈔

四書大全  
乎抑先四書次五經乎所鈐者果孰  
助工價孰董劄劄乎臣僅能增定讎  
正力不能自鈐果孰鈐此四書五經  
大全遺令

進呈乎本年四月內管袁州府事臣廖  
文英奉撫臣曠昭按臣王孫蕃學臣  
吳炳各衙門照會專差星馳至興安  
督臣鈐就進

御臣且惶且懼蓋緣篇卷浩繁刻費莫  
措未能功成不日因念

國初諸儒臣承命纂修時方承平費出  
內帑今臣偕臣弟自勲是正諸家補儒  
臣未逮適當中原鼎沸一切繕寫刊  
較或俟諸同學或委諸梓人蚤暮淹  
速臣難逆睹伏乞

皇上展限暮年俟書成捧進

睿覽

特詔禮部頒行近以紹

四書大全辨  
先帝未竟之志遠以昭

二祖

列宗崇文闡道之緒則聖經粗明承學攸賴  
而臣亦不至延緩獲戾矣抑臣愚尤  
有進焉

王言綸綍宜詳且慎按臣既專言四書  
大全

明旨宜曰增刪四書大全辯著進覽五  
經大全併令增定鈐行如此則部臣  
灼見次第臣亦知所適從若之何併  
五經四書而遽鈐之也按臣止言四  
書而

明旨遽及五經又不明示以鈐行之故  
與

進呈之期臣愚不能無惑况臣於四書  
大全折衷羣言權衡史事皆發明古  
聖賢帝王大經大法私冀我

皇上因文求實稽古濟時或痛戒沈湎或

四書大全卷四  
嚴抑權姦或擇輔弼而釋黨禁或戒  
聚斂而汰冗費諸如此類微寓諷勸  
皆有裨

初政之萬一

皇上厲精勤治本之以清心寡欲推之於  
設誠致行孳孳與諸大臣求撥亂反  
治之道

中興盛業取諸四書五經而裕此臣區  
區弋獲之見爲

新朝涓埃之助非特補輯訓詁而已惟  
皇上鑒臣之心思臣之言不以爲闕迂而  
忽之則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

欽依頒行書籍

進呈事理爲此謹具本奏  
聞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固且不觀世世所傳之書

豈是事聖者出諸其本矣

於所傳之書無以

宗師者其難也

必以聖者為宗師

皇上聖明之心為天下之主

而天下之人心皆歸於聖明

進四書大全辯疏

臣某為修輯 聖經恭請

御序以明正學以佐時艱事臣愚竊謂

今天下事有似緩而實急效有似迂

而實鉅莫如當干戈俶擾之日宗法

孔孟折衷眾論熄一時亂賊之邪說

而肇億萬年治平之丕基者也歷稽

前代講道右文之主孜孜訪名儒購

經籍後世稱之自秦燔詩書漢興遺

四書大全卷之二  
書稍稍著光武還洛所載經牒秘書  
頗衆唐開元迄五代後唐或募民獻  
書或鏤版行世迨宋太宗建崇文書  
院後先蒐補書籍特盛我

太祖安內攘外首求遺書既克婺州命王顯  
宗開郡學延宋濂等爲經師又嘗用  
御史袁凱議敕臺省聘儒士與諸將  
說書永樂中購書官四出

成祖又命儒臣編纂經書性理大全頒布學  
校由是觀之書籍之在天下猶天地  
之有日月無日月則天道畢無書籍  
則彝倫墜古今治亂文武皆不可廢  
書況

兩京淪陷以來館閣卷帙蕩無復存又  
況四書大全雖先儒覃力讎正鉉流  
日久其間阿程朱而叛孔孟者爲多  
臣後先論大全書疏具在人心世道  
可爲流涕欣遇我

四書大全辨  
皇上光宅函寓什倍創垂方近踵

二祖闡道崇儒之盛遠駕漢唐宋而過之臣

伏讀

明詔急求者三事自求賢聞過外其一

則在古書又慎選督學以明傳注恪

遵

祖訓以策多士此皆天下萬世斯文之幸臣

民宜服膺恐後而臣偕臣弟自熙自

勲增定四書大全辯奉崇禎弘光

兩朝明旨頒行今年春臣及門饒州德

興縣生員臣金城臣余楷等協心襄

梓將竣諸所辯正皆與

祖訓傳注相發明兢兢冀無負

皇上急求古書至意尤不可不急請

御序表章揭日月而行霄壤者也昔陳

公輔推究宋亂獨歸罪王安石學術

李忠定銳圖恢復惓惓以變士風為

急其言曰用兵與士風似不相及實



四書大全卷之九  
相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  
賞罰當而人心服然則今日購求書  
史講悉經傳皆所以正士風皆所以  
修政事既不可視爲闊迂無當而四  
書大全臣與臣弟借史學以翼經術  
引程朱以歸孔孟輯

寶訓以示來茲去近代拘儒曲學遠甚  
前任江西學臣侯峒曾按臣徐養心  
臣周燦南京國子監祭酒臣今殉難

周鳳翔臣師今輔臣姜曰廣臣友臣  
今督師楊廷麟皆不謂臣謬欲急取  
臣書進

御蓋皆本四方紳衿心同理同之論欽  
承

國初

二祖

列宗隆師儒頒學校之制以上慰  
孔子孟在天之靈仰副我

四書大全卷之五  
皇上翼傳明經求治之意使後學知所折  
中而不敢違悖非苟阿所好可知也  
臣謹裝潢如干卷署曰增定四書大  
全辯冒

進

經筵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

詳賜省覽

寵錫

御序

特詔禮部頒行

敕付史館將見

二祖所未刪輯崇禎弘光

兩朝所未鈐布賴

皇上補其闕漏集其大成因訪

兩朝儲書之舊增翰林典籍之員自四

書五經外討求掌故實見諸行使古

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爲治之具

燦然復明於世學校幸甚

宗社幸甚臣某不勝惶切待

命之至

四書大全辨初本序

一

送予釋菜南雍爾公張子問業予予察其人  
蓋秉道不詘者居恆論著類折中於聖人漢  
以下儒者醇疵雜出張子皆竊有去取所定  
新安余冢宰古方略予既序而行之今年春  
復出四書大全辨質予曰古今未有不明理  
而能興教匡治者也則未有不辨羣言之是  
非而能明理者也自經術不明漢新莽變制

宋王安石亂法皆援經據古究也禍延百姓可不慎哉歷覽四書大全諸家之說備矣它舛錯疑似者頗衆不有以辯之則滋惑惑則亂天下有餘惡在諸儒臣克副文皇帝講學明道意邪此大全辯之所不能已也予卒觀其書喟然曰若是者豈徒工於辯哉以予聞張子少好關閩濂洛遺籍攘排二氏貫洽百家謂文不足盡道思治其身以推及於人見世儒竊聲聞苟祿利恥之或告張子曰我

能明於死生之故幸而與聞乎道也張子曰不然士焉有皇皇趨利避害而明生死者哉聞者愧屈張子同邑友人袁臨侯爲予言張子辛未入都門有友橐金屬張子還南道遇劇寇方瀕死張子拊膺曰予豈以盜而負友託哉力與盜持得脫抵白下迺歸友人金甲戍張子泛舟繇吳會旋里舍舟將覆從者皆涕泣張子神色自若未幾風濤靜無恙丙子張子就試南闈不得志四方同人醵金以遺

四書大全卷之二  
張子張子峻郤之然則張子見利而無變志  
臨難而有愚色閱三十年如一日其能明義  
理審是非確乎其不可拔也可謂有其本矣  
其爲辯也推其說足以興教匡治去後儒訓  
詁章句不亦遠乎 今天子孳孳隆儒重道  
寸善罔棄明道辯惑補諸儒所未逮如張子  
兼講求有用以忠孝自砥厲若之何其徒以  
辯論見也惜予鄉者不能以安定之遇遇張  
子也雖然張子豈以出處爲顯晦也哉崇禎

十三年仲春旣望新建姜曰廣序

二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  
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  
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  
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  
道使其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  
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 成祖文皇帝  
命尤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

四書大全  
卽朱子固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予不肖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卽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 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多小生豎儒識未逮歟今習者第謂此 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間者是毀聖而倍 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

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旣是非較然矣徒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 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寢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於是袁州張子獨憂之因於數百年之後爲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而辯之或曰是毋乃不足間執讒慝之口乎予曰不然夫 二祖之考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不謂詳且盡矣乃祀聖之典至 世廟始定卽歷代從祀方不難有所

予奪况依傍聖人而爲說者哉使張子得時  
行道必將以此爲黼黻 聖治之大端今窮  
而著書獨先從事於此此固 文皇帝在天  
之靈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其以爲朱  
子功臣爲楊文貞諸公之諍友又何疑哉張  
子聞之曰然於是以其書授之梓其辯爲世  
所共見予不必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蓋有  
異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恣其猖狂無忌  
者矣張子獨起而辯之則張子之爲人亦吾  
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貴  
池吳應箕謹序

三

予始與爾公張子交蓋自袁臨侯南遊之壬  
申夏也張子孝友恭儉稱於鄉閭性剛潔廉  
靜推於人以不欺爲本人與接若怡怡無所  
忤比發施於事則義有可畏而其能有不可  
及故其動止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  
如也甲戌春輦上覲官奉新檄將謁闈人之

四書大全卷之六  
司部事者臨侯兩疏爭之既而就晉學使會  
貪污御史屬所私弗得志矯劾臨侯得逮張  
子間道入長安周旋園徃中人爲張子難之  
乃更安畱如素也既五年臨侯移節淮南其  
時視齟貴人欲相屈弗可得遂以臨侯能冷  
笑入糾嗟乎是烏足以入臣子罪哉臨侯爲  
賦冷笑詩去位而張子挈小舟風雨飄飄泝  
江千里相攜歸袁山省其兩尊人始更來南  
嗚呼如張子者豈易及哉人當患難鮮不避

弗前而張子獨好與親如其身受之及既平  
人恆嬉煦相近張子乃獨引去若落落未嘗  
合者此張子之所以難能也聞之先君子西  
江理學節義之鄉也 今上行堯舜之政難  
以盡舉然其大者有三如袁臨侯湯谷美陳  
士業之事則十三年以來所首稱又三百年  
以來所僅稱也谷美士業各以忠亮忤時既  
逮而 上察知其誣各還職如故視吾臨侯  
一轍云三君子者宜春臨川新建皆西江產



四書大全卷之七  
斯異矣而皆與張子敦平生之志稱友善則  
又異而予於三君子佐佑有年或一日如終  
其身或與終身交又如一日則三君子又皆  
不棄遺予也則又異嗚呼予不孝得藉諸君  
子之賢下見先君子也孰非吾張子之賜哉  
張子嘗慨然曰世道否亨根乎人心人心邪  
正根乎學術學術不正生心發政其害難窮  
子輿氏之好辯豈誠得已哉於是爲四書大  
全辯行世其指次尾序之詳矣予又推本其  
人如此益信張子之爲人始乎張子之學而  
天下知三君子之人則亦愈知三君子之學  
也哉古茅州周鏞撰

四

國家欲使士子深於義理之文若者士子競  
進徒以義疏章句爲逢時資擢說焉耳何暇  
問義理果當與否邪此吾友爾公所以有大  
全辯也夫深於義理者必博學君子廣見洽  
聞然後能覽聖人之大指士托儒林志在身

通唯通斯得其全耳誦世祖之諭楊文敏亦曰諸儒論議有與傳注相發明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發明正欲其博也切當指大指也今之業此童習章句祇知爲制舉義博學故難亦安知所謂博學邪何尤乎不得大指也卽自號不屑辭章於義理獨深者亦苦少不博學長爲名稱以其眇見執一省覽釋此不能通彼自相轆轤卽曰先民是程吾豈許之哉吾觀聖人之言思其意之所指勿

以辭病義諸子百家可合觀焉故得大指者恆不事章句小儒然章句閒不得大指亦不能讀也爾雅有釋詁釋言合而釋義今但執訓詁遂謂全得聖人之指不亦迂乎先儒亦惟恐其指不得故思而釋之晚年每有所得不自以爲是乃一切拘守襲其辭以爲制舉義若此者不惟不得聖人之指抑且不得諸儒求得大指之指自謂深於義理不屑辭章誣矣況有口程朱攘臂爲狗彘又欲行其說

四書大全  
於天下徼天下從之他日者望其以聖賢之  
學上進 君出政事不更誣乎爾公躬行不  
苟博學著書亦既久被服天下矣嘗曰明主  
務學惟正已知人是亟不沾沾訓詁蓋謂讀  
聖人之書內以淑身出則期不負 國家徒  
以爲文章讀之已非矣至於藉此爲逢時資  
豈所以對 祖宗訓士至意哉是安可不辯  
也定其回穴正其靡曼攬其要難略其傳會  
其不合聖人之大指者蓋鮮矣參考者數年

而始成書成方子讀之曰可謂發明切當矣  
道德文章政事出於一矣士君子讀而學之  
理學大明人材一歸於正所學卽所用矣爾  
公之對 祖宗不負 國家志何深也其爲  
世用豈不大哉又豈第望其立朝之後上以  
此諷諭下以此廣厲乎崇禎十二年己卯仲  
冬月旣望皖桐方以智謹序

五

吾友張爾公今之醇儒也植節砥行言動不

苟生平與朋儕骨肉書未嘗作一草字其譚說名理重躬修黜虛悟惟程朱是宗排佛老是力卽舉子菀一言有乖辯斥不稍假他可知矣斯其學問大致也要所從來得之濂洛關閩之傳而究其微言大義其最著明者有大全辯一書導揚程朱之言折衷諸家之說務求至當以合經指甚盛事也或曰大全文皇帝合諸名臣纂輯之矣亦有辯歟爾公曰是乃所以辯疑也是故學者所見出乎向

所懷來之外則亟喜之知來起予喟然之與槩可覩也夫程朱之言是矣蔑以加矣文皇帝又令採之諸儒使相助發意可知也且夫胡光大黃宗漢金文靖夏忠靖輩功名事業則彪炳矣其不登兩廡之祀當有別論而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之文去取衆家之論機務之佐得與見知蓋容納細流不名一善意又可知也況西河之教尚訛本末鶩湖之聚爰有異同予讀書而有疑焉則質之質之

四書大全  
不得則思之思之不得則又反覆讀焉著爲  
說以解之研慮問答若有辯焉者其實以存  
吾疑爾矣此諸儒之樂聞 文皇帝所必許  
者也予又奚辭蓋爾公之意如此予聞而是  
之會同舍生欲傳其書苦鳩工無資已爲請  
之國子先生國子先生樂其事移書太宗伯  
及御史臺俾共督成焉以爲此儒者之絕業  
而 文皇帝之功臣宜相與左右之使其殺  
青得竟承學有資也予不敏知爾公生平悉  
因是書成敬言於簡端如此崇禎己卯歲十  
月望日貴池劉城謹序

六

子夏之學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學後有莊周  
師相沿流相遠也迺上蔡龜山定夫諸公親  
及伊川之門號高弟其弊也浸入於釋氏豈  
遞傳而爽厥指歟何遽豎也明仲仁仲咸胡  
文定之子又咸稱賢仁仲每欲焚其兄所著  
論語解讀史管見同體而不相謀以視師承

焉尤奇至朱子則一人之身經緯萬端裁壹  
衆說集註成自謂銖兩稱勻無可損益晚思  
改正而未及復云自誑誑人罪不勝贖胡信  
於始悔於既也哉嗚呼聖人之道博矣大矣  
博難一大難精弗審弗一弗擇弗精夫以大  
聖大賢爲之師或得諸面提或得諸私淑承  
風未遠本原淆如甚者一戶之指歸岐趨又  
甚者一身之後先殊見彼其人皆巍然至德  
爲世楷模者也而遠近同異之間牴牾錯出  
矧推而他儒之論說合以諸家之網羅意見  
互持寧詎無失善乎張子之爲四書大全辯  
也慮及此矣或曰是文敏諸公所廣哀而共  
正者可無辯或曰是文皇帝所諭而定鑒  
而裁者可無辯嗚呼同學孔子之學皆孔子  
之徒也濂洛以下率得揖讓而質其是非者  
也同底 祖宗之字皆 祖宗之臣也胡楊  
諸公率得確稽而決其可否者也藉令張子  
當其時膺其任出入參伍斷厥醇疵必有以

四書大全  
闡道微稱 上旨匡諸臣所未逮掖來學以  
所趨者今其言粹然疇復持異議於其後哉  
夫明興治天下亦多術矣而會典大全二書  
斌斌稱綱要焉會典者法之經大全者道之  
源也法者一王之所定匪天子不得而更道  
者萬世之所公雖匹夫可得而議且會典成  
於 敬皇帝之世而歷數代輒一釐正修明  
大全寔三百年無有問者縱 天語未飭亦  
非 成祖之所望於後儒也張子秉德在躬  
綜富而義約以尊 王可以較先臣之訛以  
翊聖可以摘前賢之釁三代以後諸儒不能  
不疵繆失實前之爲說蓋彰彰矣張子庸得  
已乎哉張子袁州人學術行誼予所宗數天  
下稱爲芑山先生云崇禎十三年仲秋旣望  
宣城沈壽民謹序

部鏡初本自序

今天下學不適用諸叛棄聖經蕩越古訓抑  
何紛紛與揆所自讀書不審去從銅往說溺  
文辭去道滋遠耳四書大全本朝文皇帝  
詔論諄悉務極精備冀學者明理弼治意甚  
盛諸儒臣值國多故鮮克覃思竭智折衷  
大道以故去取頗謬於聖人學者弗察輒曰  
以奉王制以宗程朱墨守大全足矣予究  
觀其書程朱而外橫渠安定南軒西山龜山



有足采者它天臺溫陵仁山玉溪東陽諸家  
繁複者衆甚則牴牾經傳安得槩取而傳會  
之況大全闡繹傳註屬輯自諸儒臣非四子  
之書之莫可易也其間義理無盡俟後人庚  
續發明非 祖訓大誥律令之無可議也又  
況聖賢立言以救時爲急不悖道爲正旣不  
無異同孟子願學孔子其論斷子產管仲與  
孔子異朱子師事李延平迨權衡格物致知  
有時輕延平而軒程氏至於程氏之說疑而

不足信者朱子尤有所不取夫程朱一代大  
儒程子生平論著閒嘗自以爲未當朱子集  
註初本改本更定至易簣不能無憾它書屬  
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失真而滋譌繆繇是  
推之非斷之以不易之理未有不爲往說文  
辭所惑者然則學者以程朱未定之論與  
國初諸儒臣未精未備之書從風以靡罕知  
讎正則是名爲尊 王舍其匡救將順之大  
者而曲阿儒臣一隅之見口宗程朱不能得

其微言大義而卒以乖亂孔孟立言之指如是而欲其明道以適用不亦難乎予生也晚竊有志於道不幸不與程朱同時又不幸不親見文穆文敏諸人與論定是非助大全所未及今也不得已私有折衷雖宋諸儒世所共宗亦罔敢傳會不知者且怪以爲妄可歎也已然予猶幸遭今上聖明講學求治匹休二祖中外雖孔棘孳孳論誠正頒孝經以風厲學官惜夫諸大臣未有以釐正大

全之說進者夫大全理學忠孝所自出昧此則亂明此則治今士習其讀遺其義或庸鄙而登臚仕或佛老而竄聖經其失皆始於不明是非不深求學庸語孟之道當是時而靡然不爲之辯可乎哉予不揣固陋借家仲季定著四書大全辯行世蓋將使天下知孔孟程朱雖嘗異同而同歸於道如此大全諸說之雜見諸儒臣編纂之疵漏如此讀大全不可不審去從如此非敢謂論辯證據有功經

四書大全辨  
傳學者苟推類以求其當庶知所取正不爲  
往說文辭所惑雖以適用匡治無難則道在  
是矣予惟懼辯之未詳辯之雖詳而行弗逮  
不能漸幾於聖賢之道是則可憂也彼異己  
者之議惡足恤哉

崇禎十三年仲春月後學張自烈序

部鈔大全自序畢

重定閩鈔刪本自序

士習四子書三百餘年莫有辯大全者辯自  
予始崇禎己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予  
析別疑異深中旨要亟咨部鈔行予時未奉  
朝旨雖乙注國初舊本未遽刪署曰四書  
大全辯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千金鏤  
版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史姜公曰廣同  
學周鏞吳應箕劉城沈壽民方以智皆有序  
版成屬武林何執摹印行世會執客舍灾版

四書大全卷之二  
幾燬執棄妻孥橐匣弗顧趣僣負版出一時  
房牖具燼版獨歸然存告予曰災不及版書  
必傳予曰否俟異時刪定庚辰吳嚳侯公峒  
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辯刪本韙之呈詳御史  
臺徐公養心請 旨頒布壬午疏上尋報可  
癸未擬繕寫呈 進甲申 國變事遂寢仲  
春予避地信州葛川偕家季次第修補視金  
陵本加詳及門余楷梓什之三四乙酉御史  
臺周公燦續 題復奉 旨鈔就進 御亡

何 陪京黨獄興周內知名士盡殺之某司  
馬徧示都門毀大全金陵本坐僞學逮予友  
人溥督袁公繼咸飛書抵葛川謂時方禁學  
大全宜輟梓藏名山予梓如初丙戌遭時不  
綱廢書銜涕思亡命自匿弗果戊子將母還  
鄉邦版畱葛川未幾先慈見背私惟是書中  
蹟臣子誼闕死無以塞罪憶甲申余過閩潭  
上與鄭子祖玄遇鄭子期予合梓閩南先詰  
遺書始綱目次延平考亭全集予許諾己丑

予赴鄭子約謀卒事辭先人丘墓攜季笈大  
全藁就道及門俞子弇袁子世琦從晨夜跋  
涉千餘里豺虎闕嗥人懷危粟予曰死生命  
也毋憚次光澤邏卒中季且執予馳白當事  
當事虢曰二人者賊謀也磔以徇予顧季曰  
不幸失死所若書何有頃當事蒐行篋大全  
周視之色稍稍慙動釋勿問越三日見鄭子  
鄭子館予書帶草堂唁曰先生憮矣今乃益  
信斯文之未喪也請先卒大全次及綱目迺

庀工盡梓大全未竣者發伴昇葛川版來潭  
上合併以行世率稱四書大全辯刪本與先  
是未刪金陵本異然後 文皇帝特命纂修  
之曠舉 烈皇帝倡明理學之 溫綸 孔  
孟曾思歷禩相傳之統緒與夫程朱諸儒講  
悉發明之微言大義燦然如日月經 天學  
者因得考見四書大全本末灼知儒臣講師  
曲說之陋不以予辯爲非蓋天幸存焉不然  
予首尾是書十二年一厄於祝融再厄於黨

禁三尼於邏卒瀕死數矣惡能於危蹙頓伏之餘觀厥成哉是書資家仲季補正爲多後先襄梓則友人余子垣維樞鄭子祖玄及門金子城余子楷皆悉心經傳功頗相埒世所希逮故予旣爲文昭告 孔孟洎周程諸先聖賢并告我 二祖 列宗 烈皇帝在天之靈復述予遭歷奔播之故是書存軼成毀之繇使讀者毋忘 本朝隆儒重道之至意繇程朱以求合於 孔孟庶幾有微助云爾

後學張自烈序

當吾世有能悉慮折中增其未備以輔子闕又予所敬聽而樂從者也它辯正緒言臚諸總論辯略義例此不書

致學於自然

歸備辨細美固此不善

又乎也辨細而樂於青也也辨五

言言其亦辨細而樂於青也也辨五

